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五六十年前，金洲人口也就千把号人，是一块安静的土地，安静得让孩子们绝望。门口偶尔来一生人，孩子们能盯着看半天。大人骂：白眼晴豆。后来人口渐多，二千，三千，到1990年代高峰期达到六千，此后慢慢回落，现在又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惆怅。平时走过村庄，竟难碰到年轻人，成了一个实质上的养老院，但有一些孩子点缀，他们有一个非常抒情的名字：留守儿童。

人口增多，是家庭裂变，成次方性增长的后果，但在基数低的时候，主要靠迁徙。山区的人口压力更大，活不下去了，就想办法出去。出来的人更穷，因为穷，才故土好离，但素质也差。我在金洲生活十八年，没遇到一个所谓的文化人。

迁徙都是由投亲访友带来的，但还有一个前提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集体制，土地属于公家，既然不是我家的，谁来谁不来，由干部或政府说了算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因为都是外来户，将心比心，排外的情绪在金洲要少很多。

七月初的时候，油菜花刚刚把浅黄色点染昭苏的大地，我们去康苏沟采蘑菇。一路上白杨树哗啦啦地摆动着叶子，像是落一场温柔的大雨。两边的菜花色彩渐渐地深起来，搭配着牧人家洁白的毡房，搭配着草地上深浅不一但是成片铺展的野花，搭配着低空里的蓝和云朵的白，还要搭配上散落的牛马羊群，嘿，你想想吧。

养蜂人早已经把木头房子搭好，棕褐色的蜂箱摆在地头，有女人带着面纱查看蜂箱。我们骑着摩托车一路向康苏沟的方向去，一路风追逐着云朵送来花草的清香。

刚到康苏沟，就落了一场雨，太阳还在头顶上晃啊晃啊，雨水毫不客气地打湿我们的衣衫，而湿衣衫随即在风和太阳的作用下很快地变干了。几个牧人骑着马从康苏河里蹚过，不知谁说了什么，其他人快活地笑成一片。

在时断时续的太阳雨中我们蹚过康苏河向康苏沟的深处走，山谷两边随处可见党参那淡紫微白的小铃

有一晚我扶醉而归，内人横眉竖眼之余，忽提出要养猫。我被吓一大跳，当即醉意全消。在人间过活，这猫和狗我见多了，不外是些跳蚤般大小的摆设。你说这猫吧，奴颜媚骨的，一副太监嘴脸；这狗呢，甚至还不如猫大，跟小孩似的得抱怀里……但我想安耽过日子，自是不能这般表达。我只能词不达意地王顾左右：哎哎，你知道，猫是会叫的，这等于是拥有语言表达能力，如果照顾不周，你就不怕它抗议啊？最为重要的是，我们每天都要上班，回到家中，万一它跟我们倾诉它的孤独感，而我们却没耐心跟它交流，想想都很糟心不是！再说我们的生活也不是多精彩，感受也不是多丰富，一天下来，几乎想不起有什么值得说的，所以还是不养了吧？内人阴沉着脸，最终架不住我嬉皮笑脸，总算折中了下，表示只要我不再外出狂饮烂醉，她愿意接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

乡 风

将心比心，或者说仗义，几乎成了金洲的原色或宿命。门口要是来人了，哪怕是要饭的，都有一定的礼遇。说到投缘处，会留下吃饭，送土特产什么的。我就是这样被父母认了几个卖扫把、挑大土的人为干爹、姨父什么的，多年后双方家庭还来往。

但林子大了，文化背景不同，鸟音也杂得多。村里一个李长子，五十年前五十多岁，还穿古怪的土布黑长袍。有次正月初一，他出门遇到女人，便抽身回家焚香烧纸，放帐子睡觉，说是遇到了齙齙，要驱祟，避一避。那时候女人正月初二才可以出门。

李长子有个孙子，现在大约四十岁，能说会道，对人特客气，在渡口开了一个日杂商店，却是一个跟桌子一般高的人，可能是返祖，却生了一个比他爷爷还高的儿子，人们也喊李长子。前些日子，他见我妈说，我有

康苏沟的野蔷薇

铛一样的花朵，在细细的茎秆上头摇晃，它们的脚下是岩石缝中的泥巴。还有金黄色的不知名的花儿贴着地面探出几枝。

拐过一个小山头，忽然看见一树一树洁白的花朵！这时节，我能想到山坡上一定有无数的野花，却不知道山上这些白色的花儿叫什么名字。下过山头就是一片开阔的绿草地，我飞一样奔向那一片花海。

是野蔷薇！灌木属性的蔷薇花在深山里竟长得又高又大，当然，在雪岭云杉的眼中这算不得什么，但是，对于蔷薇来说，真是不容易了。这一片蔷薇全是洁白的，薄薄的花瓣上一尘不染，蜜蜂在四周飞来飞去。

山下的蔷薇早已经落光了，而此处的它们还在不停地酝酿着花骨朵儿。

小时读诗，一直不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。从前总

养 猫

受我的条件，每天给写个猫故事，就相当于她养了条与世相悖、不知所云的猫。

我故事中的男主叫李庄，长得玉树临风，丰神俊朗，不用说就是区区在下。猫则搔首弄姿，妆容精致，体态妖娆，常被男主拥诸怀中，置于膝上，抚之摩之，爱不释手。一气写了两月有余，觉得所写多少有些像我们沉闷人生中偶尔的梦想：把一个聪明女人的好脑子，放到一个愚蠢女人的活色生香的身子里。内人乐此不疲，每晚批阅，勤勉远超雍正，我则作茧自缚，深以为苦。虽思之烦恼，但为不至于食言而肥，自当一如既往，故今晚亦敷衍塞责，胡乱涂写数句如下。

一个秋天的夜晚，李庄读书到半

你大儿子的微信。

更多的人是放纵。队上一个侗子，瘦黑精小，不仅抽烟，喝酒，赌博，还喜欢往女人队伍里挤。妻子警告说，你再这样，会后悔的。后来某一天，她竟带着小女儿投水自尽了。那在1966年前后，后来女方娘家来人闹场子，惊动了公安现场尸检，这在金洲也是一个核爆般的新闻。

一般人的放纵是吃穿。肉切成大块的，一寸见方，酱油浇透，一盘足有一斤多，颤巍巍放在桌上，是结婚这类大事的风景线，那叫寸肉寸金，大大方方。还有一道炸圆子，用山芋粉、爆米花加肉末姜蒜等，用棉油炸出来的，鸭蛋般大小，也是一道必不可少的菜。

至于穿衣，即使穷得叮当响，因为抵近安庆城，金洲人上城也要打扮一番，要穿灯草绒、毛哔叽，后来时尚变了，就穿的确良、蹬牛皮鞋。这在资源匮乏的年代，简直是极度夸张的生活方式，所以山里人说，金洲人是水花子，吃着上顿，不想着下顿。

以为，世界就是我们村子的模样，所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都像我所生长的小村子一般：清明的好天气里，油菜花开满田野；到了端午就要把黄澄澄的麦子收回家……而桃花什么时候开，枣子什么时候熟，雪花什么时候落，都是固定好的。

渐渐大了，看的书多了，走的地方多了，才知道，世界是那么大，却也是那么小，只在银河系里，像我们看见的一颗星星。而对于远方，对于时差，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概念。也知道，此刻的夜在别处是明亮的昼，此刻的冬雪纷飞，在别处是炎炎的夏。

就像昭苏高原山，四月份春天还不见踪影，到了五月榆树的叶子才渐渐地铺展，七月份油菜花才漫山遍野。而即使在昭苏高原，山下的蔷薇已经败落，而山中还在酝酿着骨朵儿。

就像某时，你在深夜里醒着，而远方的爱人已经在晨光熹微中踏上一天的路。就像康苏沟的蔷薇花，山下的已化作春泥，山上的还在人间深爱。

夜，见窗外月明星稀，桂香氤氲，就拉开门，想去院子里小站一会儿，不想却被台阶下龇牙咧嘴嗷嗷叫着“我要抓花她的脸”的猫给吓了一跳，李庄赶紧将猫拉了回去，给她倒了一杯酒说：“先喝酒！”猫边喝边哭，倒也没喝多。猫哭过后擦干眼泪，去洗了个热水澡，又敷了张面膜。第二天起来李庄见猫已在厨房忙碌，因为早睡的原因，气色还不错。

这天下班后猫又去做了头发，还买了两身衣服。见猫不再自暴自弃，拼命地让自己难过，李庄也就放下心来。后来猫告诉他说，因为一觉醒来，她懂得了乞求来的东西最廉价，再想拥有也须忍住，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好，才会遇到下个更好的。李庄当即安慰她说：“你真是聪慧。喜欢归喜欢，太卑微就没必要了，你这么妩媚有趣，别说就一有眼无珠的碴猫，任谁错过了都不是你的遗憾。”